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隆按西域諸國之數總提於前至後分叙之
茅坤曰以下指畫甚明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於哀平有五十餘

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東則接漢阮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阮塞也西則限以葱嶺師古曰西

葱嶺其山高上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其河有兩原一出

葱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

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

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徧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

反徧音步浪反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自車師前王庭隨北

波音彼義反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

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

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

土維嶺曰自周衰以下總

紀中國之取西域其大概如此
盧舜治曰自武帝始通西域之後至明
帝遣使天竺佛遂入我中
國矣讀兩漢西域傳于二
帝不能不致藏焉隆按武
帝開西域之跡所以發其
綱以後連次張騫使月氏
李廣利伐大宛馬通擊車
師王恢趙破奴攻姑師傳
介子任文征樓蘭文忠趙
德問屬賓鄭吉護鄯善甘
延壽陳湯誅郵支馮奉世
定莎車出細君以下三公
主段會宗以下三臣結焉

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境界也然西不過臨洮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師古曰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曰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師古曰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師古曰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師古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地師古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

孫王感將及郭欽拒焉書李崇保龜茲凡以結末張騫開西域一句所以竟其目隆按曰匈奴不自安曰匈奴益弱匈奴根服屬匈奴句隆按末句總括上文引起下文隆按以下叙諸國道里遠近凡言去長安若干里者蓋長安天子所居之地論外國與本國之相去當必以長安為準爾隆按西域諸國皆屬都護故每云去都里護治所若干

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微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諾羌諾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諾音而遮反去陽關千八百里去

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

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山有鐵

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指音豹髀音伴又音陸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

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鄯善

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

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山國也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

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苑國師古曰寄於它國也國出玉多葭葦檉柳

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

似桐不類桑也蠹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胡桐亦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為律檉音丑咸反民隨畜牧

隆拾亦因使
候伺匈奴與
上國樓蘭候
漢使後過者
句相顧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諾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

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

故厭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

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師古曰屬

國謂諸外國屬漢也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

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為浞野

侯恢為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

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

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

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

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

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

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

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間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

隆按後復為匈奴反間二句亦與上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句相應

陸按以上叙所以更名鄯善之故足篇首本名樓蘭句

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傳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祖而遣之。師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一人。吏士四十人。由伊循以填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

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里。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師古曰打音烏

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

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

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

師古曰辟讀曰辟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

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

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陋。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打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

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

辟南不當道。

打彌國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

隆按接字總
承上三句此
後言接者同

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

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

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

扞彌接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

百勝兵二十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

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

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

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

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秬音鴟耳師古曰烏

聲如鴟耳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

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秬國王治烏秬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

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

漢書評注卷九十六上西域

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猿之

為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

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

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捷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

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托北與莎車西

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古師

曰言不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國。一本國作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

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

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

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

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

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少穀寄田疏

合同風俗也

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三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托北與捐毒西

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蜀賓三百三十里

南與姑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

同屬蜀賓

蜀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

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托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

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

大夏而塞王南君蜀賓師古曰君謂為之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

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蜀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

草奇木檀櫟梓竹漆師古曰櫟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

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

隆按治字下疑有闕文後同劉奉世曰按姑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閼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姑羌相接必誤

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而作人面也

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蜀賓大狗

大如鹽赤色數里搖跳以呼之沐猴即獼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

踰於象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象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負實非

真物宅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蜀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

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

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蜀賓殺其王立陰末赴

為蜀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蜀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

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

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

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蜀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

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

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

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今縣度之阨非蜀賓所能越

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

王參曰分九州四句實根本之論

王維楨曰下屬賈實利賞賜賈市句若歛之言為不

西域

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

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

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斤候士百

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

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讀曰臥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祭點不肯給擁彊漢之

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又歷大

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

盤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

反嶸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阮谷盡靡碎師古曰音宏

音宏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阮谷盡靡碎師古曰音宏

州莫充豫青徐荆楊梁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

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所恃謂中國之人非久長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遣之也於是鳳白從欽言

蜀賈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

漢書平注卷九十六上西域

西域

誣云
隆按國臨西
海至近日所
出一段因上
丈乃至條丈
句遂波及條
丈為叙其事
云

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蜀賓。北與撲桃。西與犁軒條支接。師古曰：犁音鉅，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鵲。師古曰：鵲，水餅也。人衆甚多。往住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師古曰：安息，以條支善眩。師古曰：眩，安息之四荒也。王母曰：下謂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蜀賓同。而有挑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黃有賴，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獬豸，所謂獬豸也。俗重妄殺。師古曰：重獲音酸，貌音倪。拔音步，葛反。亦賴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難也。言其仁，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蠻。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蜀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索，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錫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武

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犂犂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

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今俗呼為封牛。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強。威而輕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

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犂水北。為王庭。其

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

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一

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

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

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漒城。師古曰。漒音藻。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

百八十二里。四曰肝頓翎侯。師古曰。肝音許。一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

百八十二里。四曰肝頓翎侯。師古曰。肝音許。一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

隆按五翎侯皆屬大月氏故附見大月氏傳

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

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到卑闐城。

師古曰闐音徒干反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

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

暑則徙別居不一處

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

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

宣地時。匈奴非亂。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

五單于並爭。漢

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

其後

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

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

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

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

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

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師古曰訖竟也

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

先飲食已。乃飲唱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芻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

以此度之。何

先飲食已。乃飲唱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芻國。

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

先飲食已。乃飲唱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芻國。

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

先飲食已。乃飲唱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芻國。

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

先飲食已。乃飲唱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芻國。

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

隆按齊言止此

隆按此傳采用史記茅坤曰史記獨詳大宛國

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

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

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

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

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

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

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離王。治蘇

離城。師古曰音下或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

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

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

奧鞬王。師古曰反鞬音居言反。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

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

百一十六里。西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六里。西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六里。西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六里。

本末以指次
武帝時武窮
兵且惡蕭師
也故云

隆按宛王以
愛馬故殺漢
使固失尊中
國之禮通漢
天子以不得
馬之故連興
十餘萬之師
又豈取夷狄
之道哉二者
皆失之

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
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
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
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張騫始為武帝言之。
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
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
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
曰昧音林蔡音于曷反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詣字相與共殺昧
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十餘
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
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
燒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鬚。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
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